

---

ICANN78 | AGM — 联合会议：ICANN 董事会与 GNSO 理事会

汉堡时间 2023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三 — 9:00 至 10:00

主持人：

大家好，欢迎参加 ICANN 董事会与 GNSO 理事会的联合会议。请注意，本场会议正在录音，请大家自觉遵守 ICANN 的预期行为标准。请各位讨论参与者自报姓名以便记录，并以合理语速发言。本次讨论将仅在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理事会成员之间进行。因此，我们不会有听众提问环节。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我们 ICANN 董事会的主席，崔普缇·辛哈 (Tripti Sinha)。

崔普缇·辛哈：

谢谢艾伦 (Aaron)。欢迎大家参加 ICANN 董事会和 GNSO 的联合会议。抱歉来晚了。我们的会议都是一场连着一场的，但我们却没能在会议之间留出步行时间。这些会议很好。它让我们能够坦诚地交流意见、压力点和其他类似问题。那么，我们从我们发给你们的问题开始吧？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SEBASTIEN DUCOS)：

我想我们还是从 SubPro 的最新支持情况开始吧。

崔普缇·辛哈：

谢谢。好的。我想先有请你们做一些开场白。谢谢。好的。哦，抱歉。

---

注：以下内容为针对音频文件的誊写文本。尽管文本誊写稿基本准确，但也可因音频不清晰和语法纠正而导致文本不完整或不准确。该文本仅为原始音频文件的补充文件，不应视作权威记录。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崔普缇。我是萨巴斯蒂安·杜克斯，我的 GNSO 主席生涯再有几个小时就要结束了。今天有几位理事跟我一起，其他理事则在听众席上。不得不说，今天上午你们找的这个房间真是个私密的环境。这让人有点紧张，但不管怎样，我们会解决的。我们想介绍一下我们在 SubPro 方面的最新工作进展，这对你们来说应该没那么意外吧，因为在这件事上，我们必须再次与董事会携手合作。

然后我们会谈到另一个有关 SubPro 的话题，也就是时间安排，这是我们想要讨论的。在那之后，苏珊 (Susan) 会介绍你们提出的问题，并给出我们对这些问题的想法。但首先，我想把话筒交给保罗·麦克格雷迪 (Paul McGrady)，由他向我们介绍他在未决的建议清单方面，一直在做的出色的工作。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萨巴斯蒂安。我是保罗·麦克格雷迪。今天上午，我们基于你们针对未采纳建议给出的理由，为你们准备了一些问题，稍后我们会谈论这些问题。但现在，我想要高度概括一下目前的最新情况，那就是，你们可能知道，GNSO 理事会发回了两份澄清声明，其中一份是关于相当大一部分建议的。然后最近，在 PIC 和 RVC 这个更大的主题方面，董事会已经对较大的那部分进行了投票，现在剩下的是 PIC 和 RVC 中较小的部分。

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小部分建议未得到采纳，基本上，小组的建议是，GNSO 理事会继续向前推进，尽量让这些建议成功抵达彼岸。所以好消息是，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坏消息而努力。我想它们不会自己消失。但我们非常希望能向你们提出董事会或许认为可行的方案。所以在对剩下的建议进行分类的过程中，我们提出了几个问题希望董事会能够解答。这些问题是关于主题 9、主题 17 和主题 24

的。对于其余主题，你们给的理由都相当简单易懂，所以我们没有任何疑问。那么，我们要现在看这些问题吗？

这是理事会应该与董事会会面并讨论这个问题的地方。所以我们其实不仅希望能得到详细的解答，我们还在勾选流程框，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推进工作，如果大家理解我的意思的话。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与单一注册人有关的豁免，我们称之为主题 9。我想我们在这个主题上提出的问题应该涉及到了行为准则问题。我们的主要问题是，如果豁免范围不那么宽泛，主题 9 中的这一概念对董事会来说是否更能接受一些？

然后在此基础上的第二个问题是，如果董事会愿意接受，如果豁免范围不那么宽泛，董事会希望看到哪些元素？你们会希望在例外程序中看到什么？好了，我只是把问题扔出来，看看对此是什么反应。然后我们有一个关于新合同修订的后续问题。我不知道谁想要回答这个问题。

贝基·拜耳 (BECKY BURR): 谢谢保罗和艾芙丽 (Avri)。好的。为了确保我们所有人都在同一水平，这个问题基本上是说将单一注册人确立为例外情况，允许他们不提供 PIC。对此，董事会一直担心的是，虽然单一注册人域名自身可能不会去参与 —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些保证，称品牌绝对不会使用自己的网站或域名进行网络钓鱼，并且我们对它有一定的掌控权，能够确保不会把域名注册给第三方，但让我们非常担心的是，会有越来越多的问题来源直接接管网站，而不是注册人自己恶意使用网站。网站会被恶意行为者接管，而全面豁免无法解决这些恶意行为，也无法检测到网站受到攻击。所以，到目前为止，董事会一

直倾向于说“不，我们希望实施这些要求来做一些扫描检查，做一些预防性的主动检查，以此确保能够发现滥用”。

现在，有些人说，以品牌注册管理机构为例，说他们实际上会做一些其他的事情。他们有补偿性控制措施。我认为，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做法可能只适合部分情况。举个例子，如果某个品牌注册管理机构来找我们说，“我们不做你们要求我们做的这个扫描检查，但我们会做 X、Y 和 Z，这些是补偿性控制措施，覆盖了所有这些东西。”我不认为我们会在看到这些补偿性控制措施的情况下，一刀切地否定他们的做法，但我们也不能事先就肯定他们的做法，因为这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定。艾芙丽？

艾芙丽·多利亚

(AVRI DORIA):

我唯一想补充的是，如果这些措施是以前就确立的并且已经被证明是有效的，也就是说，过去有用不同方法、用不同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的先例，那么我预计你们能看到我们对例外规定有更大的接受度，但这不是一开始就能看到的結果，这必须是在你们一路走来向我们展示还有别的方案之后才能看到的結果。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两位。我快速地问一个后续问题，最近，假设他们通过了与 DNS 滥用相关的合同修订，这是否会让董事会更放心地同意例外程序，还是说这不会对你们的态度产生任何影响？

艾芙丽·多利亚：

我要说的跟之前几乎一样。如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东西被证明是有效的，那么它们会成为一个合理的部分，但现在它们还没有通过这种证明，所以这之中涉及到一个很大的假设。其次，我们必须看到它们的运作情况，看到人们是如何聪明地规避现有的做法。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我很感激你们直截了当的回答，这让我们大概明白了我们需要讨论什么，如果我们想要引入一个例外程序，我们应该用什麼方式把它表达出来。所以谢谢你们。我们的下一个主题是关于申请人支持的，也就是主题 17。顺便介绍一下背景，小组知道建议为什么没有被采纳。并且有人让我在台上说，没有人认为董事会会反对申请人支持。GNSO 理事会当然不会反对。

事实上，我还没有听到有人反对。我认为这并不是要减轻董事会打开钱包的压力，就像我这周一直在说的，但我觉得有必要指出的是，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我们只是想弄清楚如何利用这些资源。申明一下，我认为在这个话题上，社群里面有很多善意。即便如此，我们理解它遭到拒绝的原因。其中部分原因是说，由于董事会正在进行有关扩大财务支持范围的工作，我们将召集社群成员，帮助 GNSO 理事会的小组完成这些建议和想法。我们希望你们能解释一下，董事会正在做这项工作是什么意思。是董事会以董事会身份单独开展的一项工作吗，还是就是指 IRT 工作人员所做的工作？因为 IRT 工作人员之前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想法，想来和我们谈谈。我们只是想确保，如果董事会有自己的想法，我们不会愚蠢到不去想办法来实现这些想法。

艾芙丽·多利亚：

谢谢。我来说一下吧，顺便说一句，长时间以来，我一直都是申请人支持计划的忠实粉丝。我觉得，通常情况下，如果董事会说它正在做某件事时，都是我们只是谈论了一点，而大量工作都是工作人员做的。我记得工作人员提出了一大堆，或者至少三个值得关注的提议。前几天我们曾经有过一次对话，他们确实提出了一大堆，然后他们说，好吧，这个，可能不行，这个，可能行。这里可以提供更多折扣，那里可以给予更大的比例。好的。这里可以提供更多帮助和善意。好的。大家知道，他们基本上给我们看了一长串的可能性，然后他们再去与 IRT 沟通。

所以我不认为 — 因为就讨论而言，工作人员是 IRT 与董事会之间的纽带，我认为他们基本上是同气连枝，一起研究那些不涉及向谁知道是谁提供资金的解决方案，基本上就是提供一些折扣之类的。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艾芙丽。在这方面我们有一个后续问题。关于最近发布的全球公认的财务援助计划程序是否改变了董事会关于如何扩大财务支持范围的想法。这份文件最近一直在传阅，我记得好像有 70 页 — 有 75 页。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产生了影响，毕竟现在还时尚早。就像我们说的，在飞来的路上读了一下而已，可能它现在正被压在你们要读的一大摞文件的最下面。

保罗·麦克格雷迪：

我觉得董事会还没有开始消化这个文件。

贝基·拜耳：

我只想说，这是一种资源，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所以如果大家有好的想法可以消除董事会的担忧……除了我们对这两条具体建议表达的担忧之外，没有什么是不可以讨论的。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谢谢你们没有问我读了多少。这样的话，我们就来到了我们的最后一个主题，也就是关于字符串相似性评估的主题 24。据我所知，在 SubPro 工作组提出的建议中，很少有建议获得了他们的一致共识，而这条建议就是其中之一。我就在那个工作组中，并且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我都不记得什么是一致共识了。其实这条建议本质上是社群在寻找有关单复数问题的确定性。

我们的问题是，董事会是否可以确认，其顾虑的是把单复数问题纳入到了字符串相似性的范围，还是说，董事会不采纳的其实是关于对预期用途的豁免的建议部分，因为董事会无法编辑建议，从中剔除“预期用途”的部分？换句话说，这两个部分都有问题吗？你们顾虑的是单复数问题和预期用途，还是主要是预期用途？实际上我们想问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这条建议再完善一下？谢谢。

崔普缇·辛哈：

当然是预期用途，因为它关系到了内容监管，而这可能很困难。话虽如此，这种笼统的单复数问题确实让董事会停下来思考了一下，因为我们所接受的做法是对在视觉上造成混淆的相似字符串进行评估，而如果你只是笼统地用单复数进行区分的话，那你会遇到不同语言之间的单复数问题，比如说某个字符串是某个法语单词的复数，这就意味着没有任何与英语单数有关的东西会被卷进这一切。

我记得前几天有人问过我，如果我们说一个字母的区别会自动 — 比如说多了一个 s 会自动被认为混淆相似，那会怎么样。我觉得有些事情我们可以自己思考一下。我当然不希望看到直接加个 s 的情况。但我认为，董事会面临的根本问题是，当视觉相似性的标准是我们所能接受的一件事时，我们要如何避免施加包容性过低或过高的规则。现在这个标准是否能以一种更一致、更可靠的方式实施？是的。当然可以。

保罗·麦克格雷迪：

这个问题是我即兴想到的，我很抱歉。我想知道，单复数问题是否有可能成为视觉相似性评估人员所考量的一个因素？不一定是必须考量的因素，而是可以考量的因素。

我认为在那个时候，你会开始进入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对话，我们在董事会中有很多这样的对话。对于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没错。因为建议的内容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别无他法。”然后，当你开始考虑进行复杂的规则制定时，你会发现很难确定先后顺序，或许可以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组织，比如这是你在考虑的案例，这是贝基在考虑的案例，还有 IRT 等等，但关键是你完成：a，在建议中分开这两部分；以及 b，提出一套合理并且可实施的规则等等。

钟宏安 (EDMON CHUNG)：

我是宏安。我即兴补充一点。我认为答案显然不仅仅是完善一下。我的意思是，你需要对单数和复数进行一些定义，因为董事会不是讨论和协商这个问题的合适场合。如果有更明确的政策，或者你有一个参考表，或一些可用于参考的算法，它们适用于不同的语言，而社群对此也没意见等等等的。我想我们绝对能接受。就我个人而

言，我认为单复数是一个很好的话题，值得思考，但是太难了。而且我觉得董事会并不是制定这一政策的合适权威人士，如果大家懂我的意思的话。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大家，我很抱歉脱离了原定内容，但我觉得最后一小段非常有帮助。苏珊有话要说。

苏珊·佩恩 (SUSAN PAYNE)： 谢谢。抱歉。大家好。我是苏珊·佩恩。我要说的有点脱离原定内容，但我希望你们最终发现它其实没有脱离。它与申诉有关。申诉不是建议。我想目前你们还没有采纳。它仍然有点模棱两可，但它与我们对单复数问题的讨论非常相关。

我记得你提到过，贝基，你说你们觉得视觉相似性评估很好，很明显，如果申请人对结果不满意，就总是会有字符串混淆异议，但这只是单向的。如果你的字符串被认定不存在混淆相似性，而另一方却认为存在字符串相似性，那么就会有争议。但如果你的字符串被认定与其他字符串混淆，而你认为这个判定有误，那么除非 SubPro 建立的申诉程序得到实施，否则你是没有办法的。我只是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贝基·拜耳： 你这是把这两个问题进行了很有意思的结合。关于临时质疑和申诉，我想我们已经说过，董事会强烈支持临时质疑，但前提是它们能简化流程，能使流程更高效、更公平。我们面临的需要处理的巨大困难是，在这一长串事情中，有这些我们不知道应该使用什么确

切程序、什么确切机制的临时质疑，而且对于不同的问题，适合它的确切机制很可能不同。

现在大家提出建议的方式实际上创造了很多机会让大家来争论董事会或申请人指导手册是否正确实施了政策建议。而当我们创造了争论机会时，我们就会有很多机会进行无休止的迭代和调整，这不会使申请流程更加高效和公平。

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临时质疑和申诉的概念都是董事会非常支持的东西，但对这些事情提出临时质疑和申诉却不是董事会能够接受的。所以我认为我们想要谈论的一件事是，你们能不能给我们提建议说，在可行的情况下创建旨在使流程更加高效和公平的临时质疑和申诉。

然后让工作人员提出一系列的提议，并让这些建议通过 IRT 的流程等等。所以苏珊，关于你说的这是一条单向道的观点，我们肯定会考虑的，但我们想要同时考虑它会创造多少机会，它是否真的会使系统和流程更加高效和公平？

刚才我说董事会不太能接受这一建议时，我不认为我透露了什么秘密。董事会想要的建议是那种说“看看这些东西，然后试着找出它们”，因为不然的话我们就要去做，当然，不管怎样我们都会去做的，但如果没有来自理事会的建议的话，我们就没有政策依据来做这件事，而目前的建议提出方式是我们不太能接受的。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苏珊。也谢谢贝基。这可以通过发布澄清声明来实现吗，还是说你认为需要提出补充建议？

- 
- 贝基·拜耳： 我觉得需要提出补充建议，这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如果我是另一边的管理人员，这条建议将会是我最可怕的噩梦。抱歉。所以我不认为澄清声明合适，除非它真的是必要的，除非我们需要澄清说，这份清单并不是我们需要做的所有事情的清单。我只是认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下，但我认为我们更喜欢补充建议。
-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贝基。我想说的是，我们的小组目前正在制定工作计划，力求尽快把所有这些反馈给你们。所以你们越早把决定告诉我们越好。谢谢。
- 贝基·拜耳： 我相信我们会很快告诉你们决定。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说 — 我知道艾芙丽有话要说。在这些事情上与小组和理事会合作是一段非常美妙的经历，这种迭代和协作的方式非常棒。我觉得这是我们共同努力向前推进工作的典范。
- 保罗·麦克格雷迪： 谢谢。贝基，还有你，艾芙丽，你们都是国宝级人物。我的意思是，你们与我们合作的方式，我是说，你们花了无数个小时和我们在一起。除非你们一直在跟进这些电话会议，否则我觉得社群可能不会知道，贝基和艾芙丽为这个过程做出了多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要谢谢你们。
-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又是我，萨巴斯蒂安·杜克斯。我们想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下一轮的时间安排。特别是，自今年年初以来，我一直在非常强烈地表示，希望获得下一个申请阶段的开放日期。对我来说，有一个硬性

的截止日期规定我们必须在什么时候之前完成，这一点很重要，一定要有一个确切的日期，不管是星期一、星期二还是星期三，都不是问题，关键是有一个确切的日期，这样我们才能对照这个日期来衡量自己的进度，确保我们满足截止日期，确保我们投入了所需的资源，如果我们发现进度落后又该怎么样等等等等。

我们是在 8 月 1 日收到了你们的博文，我们理解的是 2026 年 4 月。对我来说这不是一个确切的日期。它只提到了哪一个月，大家都担心可能会出现一些延误。所以，我还是坚持设定一个确切的日期，但这周我们也发现，团队中出现了一些变动，方向的变动，领导的变动，尤其是邀请了一抱歉一任命了玛丽卡 (Marika) 担任运营管理这一非常重要的角色，对此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现在，我不知道职位说明书是否已经完全明确，但没关系。我知道她还没开始，并且会在几周后开始。如果她负责这个的话，尚且不说玛丽卡和我为好友，我们在过去的两年来一直密切合作，现在就把这个原本不是她负责的东西强加于她，要求她提供一个日期，这对她来说是不公平的。所以我们今天不要求得到这个日期。我明白这一点。但不管怎样，让我们试着和她一起，给她时间，让她能够接收所有这些信息，消化这些信息。

下一个问题是，我们什么时候能确定这个日期？前几天晚上弗兰克 (Frank) 问了一个问题，一个非常合理的问题，他问，“作为社群，我们需要多少时间来做好准备？”因为这不是一个只需交付给社群就完成的项目，这是一个你在交付给社群之后，我们还要向其他所有人交付的项目。我们也需要做好准备，也需要配备人员，所有你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这边也都需要做。

为了让人们不仅受到激励，还准备好相应的资金等等，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时候，我们需要知道多少费用，我们需要知道所有这些东西。我回去了一昨天是选区日。所以我回到了我所在的 CPH 选区，问了他们。我记得你们今天上午和他们有个会，届时他们将给出答案。据我所听到的，大家普遍认为是一年。也就是说，按照惯例我们需要两年时间来发布 AGB，然后我们需要一年时间来推出它。所以当我们在发布 AGB 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申请窗口的开放日期了。

但我们普遍认为，一年时间对我们来说太短了。我们需要提前知道。现在，对于 AGB，我们不想听到你们说，“你告诉我说，你们需要两年时间。所以，我们两年后再来做这件事。”不，我们仍然坚持 2026 年 4 月，只是我们希望能更早得到更多的提醒和更好的理解。现在，我们双方在这周开了场会，我们讨论了分享彼此计划的可能性。我们还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从我们社群的角度来看，这是需要我们一起去做的工作。

这不是我们一方的事情，这也不是你们一方的事情，然后我们责怪你们没有按时完成。这是我们需要一起去做的事情。我一直在说，我们就是一个小村庄，代表着整个世界，我们所有人一起住在这个村庄里。所以我们希望你们 — 我们坚持想要看看厨房。我们想参与其中。我们想跟你们一起烹饪，想跟你们一起做这件事。贝基刚才提到协作，但其实精神是一样的。我们所有人都在其中。所以没错，我们需要看到这个。我们需要它。再说一次，日期、费用、时间安排，还有就是，告诉我们你们需要我们什么时候完成，这样的话我们就会与社群其他部分一起努力，确保在那之前完成我们这边的工作。好的。

崔普缇·辛哈：

谢谢萨巴斯蒂安。首先，我想说的是，感谢过去几个月来大家一直本着合作的精神做事，尤其是与小组的合作，贝基和艾芙丽领导着董事会这边的工作，我们真的很感激这种合作，是它让我们走到了今天。根据我们之前的谈话，我们选择了 2026 年 4 月这个日期。我不知道你们想要一个确切的日期，所以我们选了一个月份。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你是说我们说 AGB 很关键。我们需要先把它完成。

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推断出一个日期，这方面我们说的是 AGB 完成后的一年。现在，大家要记住的是，这些日期存在很多依赖条件，这是一个非常浩大的项目。我不想为组织说话，但我考虑了那天你在我的谈话中提出的要求。你让我们提供甘特图。我的理解是，它会包含在实施规划中，但我们会再次向你们指出。现在，我要把时间交给莎莉 (Sally)，她才是真正负责制作香肠的人，她会给你们更多细节。

莎莉·科斯特顿

(SALLY COSTERTON)：

谢谢崔普缇。谢谢萨巴斯蒂安。是的。我们讨论过这个，并且我们还会继续在这个问题上开展大量的讨论。我完全赞同你刚才说的，我们所有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一起来做这件事。非常感谢你，萨巴斯蒂安，在最后提出，你们需要从我们这儿知道，“你们需要社群什么时候完成？”

另外你还谈到了协作过程，一起完成……我就随便称它为项目实施吧。我们所建立的这种牢固伙伴关系的持续存在——趁我拿着麦克风的时候，我想要感谢理事会在这方面所展现出的领导能力，以及你们所付出的辛勤努力和所投入的时间。因为，我们之所以能走到现在，你们的参与不仅至关重要，我的意思是，我不知道我们要如何做。如果

没有你们，我们不可能做到，同时，你们也向 ICANN 社群展示了，基于协作信任的多利益相关方流程在实际工作中是什么样子。

我们如何改变我们的工作方式，才能让我们完成更多的事情，同时确保不损害政策要求，让我们能忠于社群对我们的期望。这是创新性的，也是有效的，我想尽我们所能。我想尽自己的一份力，确保我们继续保持下去，因为完成项目不仅重要，而且至关重要。我认为我们必须通过我们的行为来展现。我在与政府打交道时经常使用这个例子，我们广泛地展现了为什么应该选择多利益相关方流程以及为什么它行之有效。就像我们现在做的一样。

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这一点，因为它超越了你们刚才所称的这个洪大的项目。现在，关于你，萨巴斯蒂安，所说的组织内部资源分配的问题。是的。这是第一阶段。哦，这不是第一阶段，这个项目有很多阶段，不如我们就称呼它为最近的阶段吧，当时我们在坎昆达成了一致意见，要集体行动，我称之为“手拉手一起跳”。就像我们，董事会、董事会主席、我、组织还有你们都说，“没错，我们要这样做。我们会尽我们所能。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这需要我们所有人的努力。”

当时我们是在坎昆。还记得吗，我们赢得了社群热烈的掌声。这真的是当时的一件大事。但那个时候，我们并没有什么计划。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你们没有，我们也没有，我们只是做了决定，说“我们要这样做”。所以我们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保罗、贝基和艾芙丽 — 我曾经跟我的成员们说，“各位，你们一直在透支自己的精力。”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机会说，好吧，我们知道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要放弃的是什么。

我们必须停下生活中的一大堆其他的事情，这样我们才能腾出时间去做这个事情。我们所有人都在长时间加班，很多时候还在非常不方便的时间工作，我们所有人都在不停地收集信息，包括我的成员们。现在，我们也知道，因为一旦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组织，一旦我们得知我们必须在华盛顿会议之前交付，这是我们所致力做的事情，但当我们所有人一起工作时，我们会说，“我们真的要这样做吗？”然后我们说，“没错，我们能做到的。”我们真的做到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与我的所有团队和其他相关同事都密切合作。当我们把它写在纸上后，就成了实施规划，其中的内容必须是可交付的东西。

所以你们的问题是，我们有信心吗？我有信心吗？对于实施规划中的东西，基于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一切，我们可以把你需要我们完成的所有资源都定在 4 月的某一天完成，没错。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把它写进规划中。这可能和过去不同。这也可能和过去一样，但我想趁着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把这点说清楚。我花了好几个小时跟团队确认，“你们确定吗？如果发生这个怎么办，如果发生那个怎么办，如果发生其他的怎么办？”现在，我觉得非常有信心，我的团队也非常有信心，这对我们来说肯定是可行的。但是，当然了，我不想标记这个点，因为总会有变量，总会有依赖条件。

而关键的依赖条件就是申请人指导手册，我知道在座的各位都知道这一点。好的一面是，我们以前做过这个，我们不是从零开始，我们的指导手册已经有了大概的框架。现在的情况不是那种，我们必须从头开始，从头弄清楚，什么是申请人指导手册？但另一方面，现在已经过去了 10 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从上次的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现在很多事情都变了。不过，大家都知道，

如果不完成申请人指导手册，我们就不知道平台本身需要满足哪些具体的要求。

我们大致知道这些要求，因为我们以前做过，现在我让团队分成几组并行开展工作，这样我们就能像大家期望的那样，尽快地完成各种假设和工作设想。但尽管如此，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要做什么，我知道你们都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们跟其他理事会成员讨论过，团队会一直这样工作，过，过，过，过，关门，关门，取得进展，过，后退，前进，后退，前进，当你完成政策要求后，会有一个申请人指导手册起草小组，还有一个工程小组，他们会在玛丽卡的领导下，按照我们确立的非常经典的项目管理结构开展工作。

我一知道这个计划是什么，就开始着手，我有信心我们可以实现这个计划。所以整个夏天，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洛杉矶，和周围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到底需要什么，不仅仅是专业技能方面，还有领导能力方面。

包括内部和外部，因为要维持这种密切、富有成效的关系，我们要做的不仅仅是运行项目管理计划。我们必须信任彼此。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是完美的，当它不完美的时候，我们必须互相扶持，说“没关系。算了吧。我们可以再来一次。”这是解决这种社群问题的一种很特别的经验。玛丽卡可以选择拉斯 (Lars)，他对内容方面非常了解，或者说有很深的造诣。

然后我们稍微改变了 T Mobile，因为现在是项目的另一个阶段，我们即将引进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部实施运营人员，这是我们从第一轮中学到的东西。猜猜怎么着？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独自做到所有这一切。这是当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资深人员既是政策和相关问题以及工作伙伴关系方面的专家，又能同时运行大量的实施运营项

目。这必须是一个由很多人组成的团队，特别是由四人组成的核心团队，然后由玛丽卡领导，其中第四个人必须专门负责沟通交流。正如你们许多人对我所说的那样，我们需要持续对话，我们需要随时沟通交流。

我们不能让沟通团队一直在那等着我们交付成果。我们需要让他们全程参与进来。我只是想让大家了解到这些细节，因为你们刚才谈到了团队结构，而这就是我们的想法，因为很显然，我们不会总是在这些会议上做这个事情，我知道你们会对我说，“莎莉，你只管按照你想的去做”，但我们是一起的。这是一个不同的过程。最后，我想说的是日期问题，因为萨巴斯蒂安，你问了一个非常具体的问题，类似于我们什么时候才知道具体的日期？你说，我们不能再等了，如果完成 AGB 需要两年的事件，那一年时间是不够的，这是你刚才说的。

我认为我对这方面的期望是，我们能够接受 4 月份。这一点不变，它不是一个……该怎么说的？可替代的东西。我们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好吧？但我们不知道要如何相处，没有人知道。所以我非常希望我们能够在整个过程中紧密合作，包括我在内。特里莎 (Theresa) 和我将会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我已经向团队明确表示，我会继续以利益相关方合作团队成员的身份而不是临时 CEO 的身份参与其中，因为如果是以 CEO 的身份参与，不管发生了什么，动静都会非常大，然后，如果要让这个项目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把这个项目带到世界上不同的地方，确保那些在上一轮中没有申请的人也参与申请，这是我的另一项工作，也是我把它放在这里的原因。所以这不仅仅是玛丽卡的事情，她不会独自一人，远不是这样。

她会得到巨大的支持，还有一个高管团队指导教练。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组织、资源非常充足的项目。正因为如此，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随着我们与你们的合作，我认为事情肯定会变得更加清晰。随着我们向前推进，对我们作为一个集体来说，事情会变得显而易见。我们要如何相处？实施规划是什么样的？如果大家喜欢的话，你可以把它想象成这样一个工程概念，两年再加一年，然后这些图表会列出依赖条件。我需要这个才能做这个。

现在，这些都不会改变。我们仍然需要这样做，因为这就是这个项目的构建方式。但是可能会发生什么呢，艾芙丽非常活跃，不管怎样，我们董事会之前对此进行了非常热烈的讨论。这个流程的某些部分 — 我不记得你当时用的是什麼词，我就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吧 — 比其他部分湿软，这是个技术词汇。你刚才说站不住脚，好吧，那我们就说“更站不住脚”或者“更湿软”。我不知道。

这很有意思，但也很重要，因为它虽然听起来微不足道，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当我们一起工作时，我们几乎可以实时看到它发挥作用。这将在我们向前推进的过程中为我们提供机会之窗。比如说，我们能否 [听不清 00:42:38]。抱歉久等了，但我知道这很重要。我知道你们 — 我觉得现在把一切都说出来会有所帮助。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问题，或者有任何要讨论的。我都很乐意去做。但我希望这些细节对理事会有所帮助，不仅仅是对理事会，而是对整个 GNSO 有所帮助。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莎莉。我想托马斯 (Thomas) 有话要说，请简短一些，因为我们还要回答董事会发给我们的问题。

托马斯·李凯尔特

(THOMAS RICKERT):

非常感谢萨巴斯蒂安。大家好。我是托马斯·李凯尔特。我尽量长话短说，但我认为，我们中的一些人仍然因为上一轮经历的各种延误而受到创伤。我很高兴听到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本周的会议上都提到了信任这个概念，看起来查克·戈麦斯 (Chuck Gomes) 在 GNSO 成立 20 周年庆典上所说的话仍然在引起我们的共鸣。我看过一段采访，一个作曲家被问到在创作乐谱时，给他最大灵感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截止日期。

我觉得他说的很对。当我们为了准备这次会议，在理事会中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并不仅仅是希望你们告诉我们日期，我们还愿意为了满足这些日期要求而努力。所以这不是一条单行道，不是说我们只想让你们给我们承诺，我们是一起的。我觉得，过去 10 年、15 年的好些项目都表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给我们设定了截止日期，要求我们必须在那之前完成，我觉得 IANA 管理权移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之所以成功完成了，是因为我们必须完成，这样它才能顺利移交。否则，我们会失败。

我觉得我并没有夸大其词，现在的情况跟那时是类似的。这其中涉及到信任、交付、承诺，然后相应地由组织、由董事会、由 GNSO 和它的社群交付，因为如若不然的话，我们会失去外界的信任。不仅仅是想要和我们有业务往来的签约方，那些想要申请新域名的人也对我们有一种期望，他们希望有一些可以依靠的东西，这样他们才能放心去确立预算，去寻求他们各自社群的支持。如果我们让他们等待，他们就会失去兴趣，然后我们就会失去他们，所以 — 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马上来做这件事。截止日期必须符合实际情况。这些都是肯定的。但我认为，在接下来的几周，我们应该努力确定

各个团体需要满足的截止日期是什么，然后我们所有人就会致力于遵守这些期限。

崔普缇·辛哈：

谢谢。我们会联系你们的。我们会把你们的诉求带回去，组织会研究讨论，然后我们会告诉你们更确切、更具体的信息。谢谢。

萨巴斯蒂安·杜克斯：

谢谢。接下来是第三阶段的讨论，我会把话筒交给苏珊·佩恩，由她来回答你们发给我们的一些问题。

苏珊·佩恩：

谢谢。大家好。我是苏珊·佩恩。我是来自 IPC 的理事代表。我想我就直接开始吧。我不认为我有这个问题的完整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在考虑董事会关于 2026 到 2030 财年战略规划的问题时，我们觉得有一件事很重要，并且我们认为你们已经从其他选区和利益相关方团体以及更广泛的社群那里听到了这一点，可能就是在昨天吧，那就是，继续关注并积极参与 ICANN 之外即将发生的事情，比如立法进展，还有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政府正在进行的讨论，确保组织和社群了解这些即将发生的事情以及它们可能对这个领域产生的潜在影响。

我们总是用 GDPR 来举例，这个例子虽然有点过时了，但它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我的意思是，最近欧洲发布了有关地理标志的立法提案，如果这些提案朝着特定的方向发展，那我们将不得不修订 UDRP，或者说所有 gTLD 注册管理运行机构将不得不编写他们自己的 UDRP 来处理地理标志权。

所以，我想说的是，我们所有人应该继续做得更多、做得更好，确保我们了解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与政府层面建立合作，了解这些事情对我们这个领域来说意味着什么。谢谢。安妮 (Anne)，剩下的交给你吗？我先说到这里吧。

安妮·艾克曼-斯卡莱塞

(ANNE AIKMAN SCALESE):

我只是回应一下。我们确实在这样做。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下一份战略规划（也就是 2026 财年战略规划）的编制工作，很有可能在我们创建这份规划时，我们正忙于下一轮的工作。你说得很对。正如大家所知，我们加快了与政府之间的合作，你们可能已经在这届会议上听到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这大约需要两年的时间。

我们召集了所有人都来仔细研究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些人正在试图采用其他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多利益相关方模型，向人们展示它是有效的。没错，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我觉得任何系统都不存在完美的模型，但这个模型确实履行了它的职责。另外，我们确实在关注你所说的。比如有哪些法规？有哪些正在进行的立法工作可能会影响到我们？

就像你说的地理标志。所以，在我们编写这份规划时，我们希望你们做的是 — 我们可能需要一年、一年半的时间来完成这份规划。期间会有倾听会、讨论会，还有很多其他会议。到时候希望大家能带着你们的想法来参加，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设想 3-5 年后这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如何拥抱那个世界，以及我们该如何应对即将发生的事情。

安妮·艾克曼-斯卡莱塞： 关于这个问题，还有其他反馈吗？

约翰·麦克艾拉维

(JOHN MCELWAINE):

我是约翰·麦克艾拉维。我想特别提到的一件事是，之前我们在 GNSO 理事会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时也提到了，就是它会如何影响以后关于 RDRS 系统的工作以及在那之后的 SSAD 实施。很明显，我们有两年的时间，在这期间我们会完成 RDRS 的工作，然后我们会基于这些信息，比如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开始实施 SSAD，并确保如果将来有隐私方面的任何新规定，或者诸如此类，我们可以把它轻松融入到这个系统中。

安妮·艾克曼-斯卡莱塞:

谢谢。请讲。

格雷格·蒂比雅思

(GREG DIBIASE):

我是格雷格·蒂比雅思。理事会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现在摆在我们桌面上的实施工作太多了。这些都是要在未来 3-5 年完成的。我的意思是，我们刚才讨论了 SubPro，但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很多其他例子，虽然关注实施工作总是好的，但现在摆在我们桌面上的实施工作似乎太多了。

安妮·艾克曼-斯卡莱塞:

谢谢。我是安妮·艾克曼-斯卡莱塞，NomCom 派到理事会的无表决权成员。我想苏珊所指的是，我曾经说过，我认为在 3-5 年的时间框架内，申请人支持计划的成功将对 ICANN 的全球声誉非常重要。那份由工作人员完成的报告，就是那份 75 页的报告，它对能力建设非常有帮助。所以我强烈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关键就像刚才说的，是在全球社群中建立信任。谢谢。

莎莉·科斯特顿：

我只是快速地跟大家分享一点信息，因为我觉得这会有所帮助。之前我提到玛丽卡会接管 SubPro 项目团队，除此之外，卡伦·伦兹 (Karen Lentz)，你们很多人都知道她做出了惊人的贡献，带领这个项目度过了这段极其艰难的时期，现在她要回来了，回来领导实施团队，领导这部分工作。我觉得这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助力。我们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等着我们去做。所以我想确保组织获得一些其他资源，我想你们很多人可能都认识卡伦。她会成为项目管理中的一员。

钟宏安：

我想补充一点，但不是针对你刚才说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在崔普缇刚才的回应的基础上，我想继续接着苏珊的话说，现在的情况似乎是有一些法规或其他规定即将出台，在我看来，董事会应该能通过政府合作团队获得这些信息，但很多政策工作将需要从理事会这边自下而上地进行。

我认为有一点与战略规划非常相关，那就是，至少我个人认为，我希望下一个版本的战略规划不仅关乎整个社群的工作，还能够成为社群指导手册的一部分，因为上一个版本在我看来，更多的是针对组织和董事会的指导手册，但对社群的指导较少，所以如果这些东西能通过战略规划制定流程提出来，那么战略规划也可以为 GNSO 理事会和社群确立工作重点提供指导。我认为这对 ICANN，我把它称为整个 ICANN 团队吧，对它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我只是希望能加上这部分内容，使战略规划也关乎 GNSO 工作，我认为这正好能回答你们提出的问题。

崔普缇·辛哈：

还有其他意见或反馈吗？好的，马修 (Matthew)。

马修·希尔斯

(MATTHEW SHEARS):

对于崔普缇关于战略规划の言论，我想补充一点。尽管我们在这里列出了未来 3-5 年，但我认为在考虑这个时间框架时，你们应该想得更远一些。我认为我们所有人必须思考未来的环境对 ICANN 来说将会是什么样子，在更长的时间框架内会出现哪些环境因素，我建议大家在编制战略规划时，考虑 10 年以上的时间框架，因为这才是我们在编写下一版规划时需要考虑的时间框架，而不是相对较短的 3-5 年。谢谢。

崔普缇·辛哈:

谢谢马修。还有其它意见或问题吗？既然如此，本次会议到此结束。首先我要感谢理事会与我们会面。然后我要祝贺萨巴斯蒂安从理事会主席职位上卸任。这是你的最后一次会议。我想用热烈的掌声感谢你的贡献，在你的领导下，组织和董事会与理事会进行了大量的合作，我们真的很期待确定更多的日期和截止日期，我们会做到的。我们会做到的，相信我们。非常感谢大家。

[会议记录结束]